

目錄

No.67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秦松	戰爭論 2
葉盛生	人類組詩 2
黃河浪	披黑紗的地球 3
張耳	換一片草 3
李斐	死亡、失蹤、傷痛 4
伊沙	風雨中的紅旗車 4
紀弦	與或人重逢 5
林忠成	飛／希望 5
向明	別看我。阿富汗女郎／ 第一次吃到自己手抓的魚 6
東川	謹慎的黃昏 6
魯鳴	今夜，我哭泣／告別 7
夢詩	送別 7
杜風人	九一一酒詩（二首） 8
冬夢	九一一慘劇 8
蔡克霖	九月之傷（四首） 9
榮惠倫	Someday 9
非馬	911／圓明園／天池 10
陳銘華	給阿富汗／大連三章 11
宋非	梵高 17
雷默	你好，英特網 18
夜林	瞎子和閃電 20
秀陶	曇日之歌 21
黃奇峰	橋 21
遠方	越冬／藝術境界／《夢的光碟》序 22
臧棣	愛情植物 23
揚子	巴士上的老婦人 23
海上	環球上的洞 24
五月	生 24
鍾麗新	丹佛的藍天 24
世中人	瀟灑／苦海 25

向雋	一本書寄來／版畫展 25
劉波	外出打工者之夜 25
許福吉	瞬間既詩 26
秦人	愛情的日曆上 26
張子清	建國門內街頭花園即景 三首 27
塞遙	理髮 27
熊國華	羊城／都市風景 28
黃金明	一座建築物的坍塌史 二首 28
林子	兩只鳥的發現 三首 29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介紹(I)

呂約	複雜（四首） 12
烏青	大概死了（六首） 13
黃海	女孩為什麼要穿裙子（三首） 14
朵漁	只有一個人在走（四首） 14
劉川	一只羊（五首） 15
王琪	傍晚（二首） 16
蟲兒	孤獨的心靈（二首） 17

譯詩

秀陶	前與後／叫 29
鄭建青	鮑安姬英詩漢譯／三人小詩英譯 31
張索時	杜伊諾哀歌／里爾克 33

評介

嚴力	詩人治療師 35
黃伯飛	說詩小札：入山求詩 35
秦松	散思於詩 36
魯鳴	昨天和明天都很近 37
藍亭	詩與非詩的討論 37
劉耀中	傷花怒放 38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圓月上寒山／李雄風畫作

■秦松

戰爭論

——寫在911事件冷卻後

炸藥火爆雙子粉碎戰爭欲起

熱血沸騰對於死者已無所覺

911-999-119-SOS-

來自所有可能的急救以及

來不及的死亡的救援

令生者心安令死者安魂而

超渡於不可知的彼岸

死與死的絕滅再無回聲

正義與聖戰高漲 無論

勝負守在那一方？

死亡與死亡的悲痛

此方與彼岸並無異同

當憤慨冷卻之後

語言在思維上

或許有可靠的含義

吾人去鼓舞戰爭或者

是消滅戰爭的可能

開始與終結何年何月何時？

除了死亡與死亡枯骨與枯骨

廢墟彈坑殘肢傷痕瘡痍

慘痛之外還有什麼可割除？

一些發動戰爭的嘴臉與拳頭

之後是淚水與燭光與遺孤

孩子們不知所的悲哀

揹負著成人好戰的痛苦之患

以荒誕的殺伐血恨

捕捉戰爭的理由

由那一方宣揚製造“英雄”

結論只有一種“生靈塗炭”

寫在砲灰上

■葉盛生

人類組詩 (生、老、病、死)

(一)

為尋找生命

製造生命

為走向死亡

好好生長

從無到有

你們為之歡呼

而我，哭了

恐懼，沒有選擇的權利

(二)

生活的鏡頭

放大我

投入一個個遊戲

無法停下

任由頭髮的肌膚

熬成白色

我的四肢也驟然醒覺

抗拒施令

(三)

陌生的痛楚

俘虜孱弱的子民

在我的領土

揭竿起義

白色援兵們

縱然阻止不了我的就義

也曾動容

這一戰的悲壯

(四)

盤點的夜裡

數不完舊日的夢

惟那最轟烈的風雲

牢牢地鎖在心裡

從有到無

你們為之嚎啕

而我，笑了

安慰，找到平靜永恆的歸處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謝	德維文學協會	\$150.00	支持
	無名氏	\$50.00	
	黃紀原	\$40.00	

■ 黃河浪

披黑紗的地球

一、
由荒塚裡伸出來
死神白骨森森的手
閃電一擊
文明的脊柱嘩啦碎裂
肝腸寸斷
痛徹整個世紀

二、
全世界眼睜睜看著
灼熱的火舌吐出
眼鏡蛇的宣言

風把滾滾濃煙
拉成一疋長長的黑紗
蒙住地球的臉

三、
一丸仇恨
孵出滿天亂舞的蜂群
海裡游弋的鯊魚
因血腥味而興奮如狂

空中盤旋的禿鷲
聞到屍體腐爛的氣息

四、
野狼淒厲的嗥叫
喚醒蠻荒的記憶

人也是一種食肉獸嗎？
最本能的反應是
吡出牙齒

要用更多新鮮的血
沖洗血跡

五、
比野獸進化的是
殺人者都有
美麗如花的理由
美妙多姿的技巧
以神的名義
砍瓜切菜般殺人
也自殺

六、
連孤兒寡婦的哭泣
都徹底湮滅之後
從血泊中持劍站起的
最後一個人問
誰是勝利者

七、
死寂許多年以後
自廢墟瓦礫中
長出一株綠色小草
人們說
那是和平

2001年9-10月

■ 張耳

換一片草

爬不出
狗或人尿過的草根
樹，鴿子振臂升飛
在鍋底，在搖籃旁邊
看窗外草綠
孩子睡了，吃飽
家也乾淨，爬
爬不到光和風
飄揚的上面。接近
再接近一些，看清草芒
和蓬蓬的生命寫成
與遠處河水不動的呼應
一種。算了
就這樣躺下，離去
有什麼不好？美
已經很美：
居高，旁水，不多的花木
白石欄。
不遺忘現實
家務，辦公室，學話孩子
不安份的丈夫。
行錢，行錢，這最後一小時
丈量所有，修飾後院
為記住一切，在乎一切
還聽見駛遠的火車
出席牽牛花一個小時的盛筵
離去，離去
心情愉悅，光永存。

4/27/01紐約

■李斐

死亡、失蹤、傷痛

紐約崩了兩隻門牙
CBS女主播員說她九歲女兒這樣說
濃煙烈火中我看著孖座高樓
先後慢慢陷落在熒幕
這城市守護阿神轟然倒下
晨早瞇矓睡眠以為是好萊塢的製作
揉刷眼睡大張耳膜
原來世紀悲劇近可量尺
隨著鏡頭移動心臟淚腺激素也跳動
真正勇士敢死隊伍是消防員
犧牲自己生命撲救別人性命
高溫中融化一塊塊飛灰煙塵
火光裡變幻一片片白雲藍天
警察靈魂昇空了代替鎮守的高樓
拚命保護著這塊民主自由的土地
醫生護士工人越州過省義勇隊伍
災難中我認識真正美利堅偉大精神
手與手相連的社會結構條理分明
心與心共哀的傳遞南北串繫一線
就是飲泣的哭聲也莊嚴克制
憤怒在理性中熬昇苦膽力量
災禍裡擴大的幻影只有人類一個
高樓內莫論他們來自香港印度
比利時英國台灣瑞士韓國或德國
中國日本或加拿大商賈腰纏百萬
墨西哥或哥倫比亞清潔小工
活跳跳的五千人晨早對鏡自照
誰想到是訣別的容顏
刷牙洗臉穿衣是最後一次
妻子兒女的吻別永別了良人

■伊沙

風雨中的紅旗車

從省府後院穿過
穿過樹林和草坪
在一小片空地上
有一輛報廢的紅旗車
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雨
已經鏽得沒了模樣
你又開始憤世嫉俗了
其實你犯不著那樣子
讓我們走近它
讓我們坐進去
讓我們一起欣賞
並且玩味
最後溶入
這尊破鋼爛鐵的
現代雕塑

2001年寄自西安

如今剩下是照片和姓名貼在街上
殘枯的花枝低垂蠟燭在風中搖成
雨水和淚水洒濕的短短年齡
我家裡〈安魂曲〉唱帶轉了又轉
考驗正義與邪惡的標準在今天
全世界人類的良知在絞痛思考
生命瞬間消失家庭剎那破壞
我的傷痛對人間拚搏再找不到意義
只祈求有如那九歲小女孩所言
門牙崩後不久劫火後療傷重生

九月十四日初稿·九月廿日二稿紐約

■紀弦

與或人重逢

久矣不搞什麼潛意識或意識流之類的了。
偶然來他一個變奏復變奏，多樣而統一，
不也蠻好玩的嗎？哈哈！沒想到，二〇〇一年秋，
在這個美麗的舊金山半島上，居然
與或人重逢。

“久違了，老路！”——

這使我大吃一驚，而又欣喜若狂。
瞧他長髮披肩，划著未來派的十六條腿，
來了來了那或人，來了來了那或人。

或人甲使用東鄉青兒的筆法，
畫了一幅畢伽索第七號情婦生三隻乳房的，
非常之性感； 或人乙

站在海灣大橋上寫情詩，戴望舒說，
他是阿保里奈爾投的胎； 或人丙

唱的卻是〈新世紀之黎明〉，
鏗鏘鏘，鏗鏘鏘，以韓國小鼓為伴奏，
Encore! Encore! 我最最欣賞。

可是問題來了，來了問題。
問題一：何謂超現實派的散步？
（答以新月牙的裸女準沒錯。）
問題二：有名的米拉堡橋在何處？
（在巴黎，圈子裡的朋友們都知道。）
問題三：詩人青空律是那一年去訪問漢城的？
（大概是一九七〇年吧。） 答對了。酷！
於是或人來了，來了或人，划著未來派的十六條腿，

■林忠成

飛

我駕著詩在高速公路飛馳
“彭”一聲與迎面來的地球
撞個正著
“你他媽奔喪麼”

現在只有總統正八經地
思考問題
普通草民都在等死
在死前狠狠樂一把

希 望

世界 明天的總統
怎麼競選
如果我當不上
就只好再給人擦皮鞋
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

2001年寄自福州

多麼的，多麼的不可思議啊！

電話裡約定了下星期來我們老人公寓
喝我的陳年金門高粱，不料他飛往紐約去獻唱，
唱完了還要開畫展和來他一個詩朗誦，
而竟葬身於九一一世貿雙塔之火海，就再也不歸來！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猶憶一九三六年春，
櫻花盛開，東京一別，屈指六十五年了。
唉唉！三位一體的或人啊：
你靜靜地睡吧！睡吧！

■向明

別看我。阿富汗女郎

一接觸到你那雙炯炯逼視的眼
比讀到一封絕望的情書更慌張
像是用芒刺在緊逼追問
惡狼與猛虎的格鬥
為什麼要在我貧窮的阿富汗

一看到你那張惹人憐愛的臉
心的刺痛有如駱駝誤食仙人掌
風沙是你終年不缺的廉價脂粉
飢餓是你最不需要的營養
看到你就看到失血的阿富汗

最怕瞥見你那披著頭蓋的驚慌像
霧靄般的襤褸，惡夜般的暗淡
前路烽火裡，後顧死爹娘
稚青的生命就受垂死的試煉
你呵你就是被神捨棄的阿富汗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曾經刊出十張“永難忘懷”
的照片，其中第十張為一阿富汗女難民。

第一次吃到自己 手抓的魚

第一次吃到自己手抓的魚
這才發現
活得真辛苦，捕詩難於捕魚

X X X
聶魯達寫了一輩子詩
最後他說：

■東川

謹慎的黃昏

我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
時光的吶喊
生存中無法喪失的聲音

時明時暗，沒有終點
我聞到一種制度腐敗的氣味
光明的捕食者

這樣的黃昏你必須謹慎
必須慢慢咀嚼
有條理的生活最混亂的含義

2001年10月寄自大連

我是寫詩很久以後
才發現自己在寫詩

X X X
卞之琳寫到最後也說
我所寫的所有詩中
沒有一個詩字

X X X
他們都很謙虛，也很不智
不知道魚有時也要睡覺
也會老邁昏庸
而詩永遠滑溜得賽過任何一條魚

X X X
難怪，魚市中永遠也不會缺魚
而書肆裡
遍尋也找不到詩

2001年寄自台北

■魯鳴

今夜，我哭泣

疲于奔命
消失的影子如日月輪回
你失語的手勢
打碎了我白天的夢
桌面，飛揚的紙片以及
我不能控制的嘴唇
穿刺而過

我空閑的時間
和羅馬書無法吻合
你向我提出一系列問題
背對著我

所有的福音
記載著血跡
你我都是短暫的獻祭
今夜，我哭泣

告 別

我用全新相愛的語言
穿過眼前空曠的廣場
和你們共同散步的重疊影子
讓我擁有一份懷念

我們經歷的愛情
在憂鬱中喚醒我們的血肉
風在我的手中響起
一切不能改變的終點
橫刀切在心口

開門的聲音帶走了我的祈禱

■夢詩

送 別

給我擠出一滴歡樂的眼淚，
化一陣風揮掉昨夜無名的落寞。
翻仰或排山倒海也不過是一場戲，
迫得做作，小丑的眼淚也是水做的，
既然偷歡的手已摸過你的愁面孔，
烏雲的堆積已算出時間的去留；
讓我看看你就知道自己，
從那時刻起眼淚就有歡樂了；
既然終點勝負已定在記錄中只有零的數字，
去吧！帶去所有人生不幸的故事。

1999年十一月廿日·麻州

在我和你們說愛的那些城市裡
華貴的地毯已被眾人冷漠地踩過
還有什麼可以用來作紀念呢

我看到上帝的眼神、他的手臂和謙卑
起伏的墓地裡，盛開著一大片玫瑰
和你們度過的那些縱情的日子
已被他審視

可是，外省的愛情依然在漫延
橄欖樹如同夢魘，搖下葉子
我的耳畔凝固了你們的細雨柔歌
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像時間
往日的戀愛場景剋正了我的南方口音
那些詩篇般的夜晚
在我躺下去的青草地上
佈滿了星星

■杜風人

九一一酒詩

酒杯中的家

秋夜獨酌，偶讀明朝楊基詞“莫向窗前種竹
先生要看山西”

回首二十年前
每到紐約蘇豪(SoHo)藝人酒鄉
面對南港平地春筍
崛起兩杆直栽青天的
所謂 後現代水晶竹影
擋住 長安古典一片月
恨不得把鋼筋水泥科技廢鐵
傾一杯曼漢頓燒個胸中一點無

九一一 我將兩杆水晶竹影
一口 灌下愁腸
南港已醉成廢墟 遂發現
無此兩杆竹影 紐約像個流浪漢

至使 高陽狂徒
把阿富汗炸個爛醉如泥
杯中仍然漂浮
千萬里外的家

註：此詩靈感來自吾妻妮妮，九一一中午電話，
最後一句：“沒有了世貿雙塔，紐約像甚麼？”

殉情酒

在自由女神面前山盟海誓
紐約下城南港一對梧桐情侶

同州同土卻不相依偎
相知相戀 呎尺心

國際和平日
總統喬治布殊正悠閒享受
一個豐富美式早餐的同時
兩架冒失的民航客機
說時遲那時快
猛然
一口吃掉
紐約曼克頓鬧市
兩幢世貿中心精緻可口款式的
蛋糕

短短的時間送來
一點也不美麗浪漫的禮物
點起蠟燭燃起煙花
燻燒著
電視機轉播畫面的每一雙紅著的眼睛
都清楚看到
紐約的市民傷口徹底難忘的
痛

只有一把阿拉伯口音的
現場觀眾
眉飛色舞
暗暗地說
美國佬
祝您生日快樂

■冬夢 九一一慘劇

三十年風雨 朝朝暮暮
兩情相願 羨煞紐約人

九一一 兩支喪心邪教毒箭
射穿情侶兩顆如痴如醉的心

同時 也射穿了紐約人的心
梧桐夜雨 瀝滴滿杯殉情酒

■ 蔡克霖

九月之傷

九月是收獲季節
卻收獲悲情
雙子星座竄出濃煙
無辜的匆匆辭行
曼哈頓沒收了笑語
蕩起了波波惶恐
如果，這一天
我也在那裡
也會遭受猛烈一擊
生命冰冷
回聲淒泣
受驚的靈魂
駭于災難的隔壁
心，一直下著半旗

九月
該是大地母親
豐腴的型體
難道遍地的金黃
不是人類夢寐追求的？

在聊天室外

不想走進聊天室
只是在窗口望一望
即使長了鼠標的尖腳
也不願跨進
聊天室裡好喧囂
猶如又發動戰爭
我知道女兒不在那裡

她和我的心一樣沉重 獻上一束 潔白的花

尋友的電子郵件
中轉我這裡
在世貿中心辦公的友人
你在哪裡？
你的電波消失了
——在恐怖主義的邏輯裡
你忘我工作
創造財富
它瘋狂破壞
蔑視生命
我們悲痛時刻
它卻躲藏起大笑
歷史無辜的走進黑暗
你也無辜的走進災難
我在地球這壁
遙遙地獻上
一束束潔白的花

911以後

恐怖開始淪陷
是黑影，是預言
是鼠
怕見光線
明媚的日子
它嫉恨
躲在黑夜裡
放暗箭
相傳鬼月
總有鬼出沒
作祟一番
罪惡的表演

乙壺悶酒 喝他奶奶的徹夜失眠
年屆七十古稀無慾無夢遺
不惑也不逾矩的
老中國建築工程師
的確淡出紐約江湖久矣
倉卒間 暴發了竟夕的悲情與血湧
熱淚縱橫憶述 當年1973肖牛
世貿雙驕竣工猶未入未世
一名碧眼金髮的年少輕狂
擎著小小的飛機模型
兀自捅進了大樓的
雛模蠻腰

小鬼 你在搞甚麼？
就在老夫的斥喝聲中
頑劣的少年輕狂
嘻皮笑咀扮足一副鬼臉的
邊跑 邊脫口而秀出
Someday……

歲月推移 Today911
紐約世紀地標 風華絕代的雙驕
天妒紅顏 西風秋雨過眼的煙滅
血腥 沒頂了樂土樓臺的燈火
操他奶奶的當年輕狂
無知 卻先知

2001年10月2日·芝加哥

■ 榮惠倫

Some Day

相傳惡風
從哪裡又刮起
準是鬼月
911以後
感覺靈魂
很重
安全感
很輕

■非馬

911

雙子塔可以倒塌
五角大廈不妨炸成四角
或六角
但當五千多個無辜的
血肉之軀
在烈焰中煎熬哀號
我們不得不狂撥求救電話
給阿拉或任何上帝

卻突然遲疑停頓了下來

如果萬能的祂
連那些僭用祂名字的懦夫們
心頭熊熊的恨火
都無法撲滅

附注：911 是美國各地專用的緊急求救電話號碼。

we really didn't care much
the collapse of the Twin Towers
nor the Pentagon turning into a Tetragon
or a Hexagon
but when more than 6000 of our own
flesh and blood
were agonizing in the flames
we frantically tried to dial for help
from Allah
or whichever God

yet somehow we hesitated and paused

realizing that even the Almighty couldn't quench
the flames of hatred
in the minds of those cowards
who usurped His name

圓明園

能燒的都燒了
除了這些歪歪斜斜的石柱
以及那個容納不下軍艦
卻可供遊覽玩樂兼剋火的
人工湖

突然有東西炙痛了一下我的心
我四處尋覓
廢墟中
說不定還有一兩堆
不死心不甘心的
餘燼

天 池

高處不勝寒

我們抵達的時候
霧氣瀰漫
分辨不出這天上的浴池
是扁是方是圓

但還是有魯莽的遊艇
載著一批批舉著照相機的凡夫俗子
撲撲駛向池心

他們不否認有強烈的偷窺慾
但他們絕不會想到要脫光衣服
去同西王母共浴

不僅褻瀆
而且池水的確太過冰涼

附注：聽導遊說，曾在長江游過幾次泳的毛澤東多次表示要到天池「與西王母共浴」，但終究沒成為事實。

■陳銘華

給阿富汗

給它一顆炸彈
給它一箱救傷藥品
給它一部收音機
給它一代石器文明
給它一個賓拉登
給它一隊十字軍
給它一啖砂糖
給它一啖屎*

2001年十月九日洛城

*廣東俗話。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大連三章

一、廣場

多體毛的白俄羅斯女子
脫掉和服，你剩下的就是
這一大片水泥？

而晚餐過後
從這一大片水泥升起的
又是怎麼樣的一大片虛無

二、海膽

海這善變的女子的膽長刺
饞嘴的我的膽生毛
就算瀉兩日
也要把她嚼了

三、祖國

妻嫌我太愛她的
女朋友又嫌我太恨她的
祖國，唉，關於祖國
大家都寫那些窩囊的歷史
我只好報喜不報憂
寫宣傳片上看到的今天
不出巡的女騎警
“啊！英姿煥發，威風凜凜”
用好大一批陳腔濫調
來騙騙她們

反崇高、反宏大敘事、反文化、意義消解、口語俚語入詩、個人化、強調當下生存及精神狀態、強調閱讀感覺的刺激、追求鮮異的寫作方式……這些構成了中國現代漢詩經過朦朧詩、第三代詩之後進入21世紀後的新浪潮，讓我們暫且稱之為“70後詩群”。這些出生于1970年以後的年輕人在後工業化的普遍生存環境下長大，對世界、人生都有明顯區別于上一代詩人之處——什麼樣的精神背景催生什麼樣的詩，而他們一出現就受到正統詩壇的非議、拒絕、攻擊、漠視之後，正式刊物很少發表他們的作品，他們自發出版、印刷地下小冊子擴大自己的詩影響，我將陸續介紹他們給美國的讀者，讓大家都了解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情況。

——劉川

■呂約

女，1972年生。

複 雜

姑娘們
不要隨便說婦產科醫生的壞話
要相信
他們的心情
就像他們指甲間的氣味一樣複雜
半瓶香水也掩飾不住

像我們一樣

蒼 蠅

你要了一瓶雪碧
我要了一瓶冰綠茶
你開始喘氣
我開始傻笑
兩只假裝談戀愛的蒼蠅
在未名湖邊
邁著小碎步
眼睜睜看著
中國最有營養的一碗綠豆粥
吐出最後一口
無辜的熱氣
我的情慾
就是一只蒼蠅
對陳年綠豆粥的情慾
先是肚子變得滾圓
接著長出猩紅的翅膀

死 了

昨天晚上
我的初戀情人
突然從老家打來電話
寒暄了一陣之後
他說
陳業勤死了
陳業勤？
就是初二的班主任

哦

“忘了？做作業的時候
他老站在你桌邊
摸你的手”
他的嗓音突然提高了
以至于
聽上去有點像女聲
“我就是那個時候注意到你的”

肚 子

凸起來
陷進去
肚子
咚咚響
撲撲響
肚子
靠近了
做鬼臉
肚子
饑餓
肚子
縱慾
肚子
一見鐘情
千言萬語
肚子
養私生子
養蛔蟲
肚子
切一刀

縫十針
肚子
不哭
也不笑
肚子
貼在一起
不知羞恥
肚子
漂在水上
微微脹大
肚子
多麼光潔
肚子
多像肚子
肚子

■烏青

1976年生。

大概死了

又是一個秋天
你突然想起一個詩人
四處打聽他的消息
有人說
他大概已經死了

99年暑假

99年暑假
回到家，呆著
沒有錢，什麼也幹不了
99年暑假

沒有朋友
也不想跟任何人說話
因為一說話就嗓子疼
就要吃三金牌西瓜霜口喉寶
四塊八一盒
99年暑假
眼睛痛，便秘
蚊子特多
99年暑假
偶爾看看毛片
隨便手淫一下（速度較快）
99年暑假
想起一些事兒
覺得特別尷尬不知所措
真想一頭撞死
99年暑假
經常莫名其妙地摔倒
發出一聲聲怪叫

蚊 子

左大腿和左小腿
呈90度
右大腿和左小腿
呈30度
左小腿的腿脖子
擱在右腿的
膝蓋上
兩個平面
呈120度
左大腿離左腿膝蓋
10厘米離
右腿膝蓋
40厘米（虛線）的地方

有一個包
把左腿和右腿
相互更換
也就是把
右小腿的腿脖子
擱在左腿膝蓋上
我就看不見
那個包了
而據說從某個角度
如果拍一張照片
那麼那張照片
的名字
可以叫“蚊子”

鐵 軌

火車
正在鐵軌上跑
一個小女孩也可以在鐵軌上跑

在天涯

外面在下雨
春雨
四周異常寂靜
彷彿我的童年
我聽到
香菸燃燒的聲音
廁所裡只有我一個人
我忘了帶手紙

對白雲的讚美

天上的白雲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
白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特別白特白
極其白
賊白
簡直白死了
啊……

■黃海

1978年生。

女孩為什麼要 穿裙子

這個夏天太熱了。
我的女友說：
戴乳罩的女人更熱
要穿裙子了
風撩起它，正好涼爽
我相信這是一句實話。
因為那個秋天到來還遠
男人都沒有了耐心
他們把目光放在
一個穿旗袍的少女身上
消磨彼此的時光
他們許多人上身赤膊
下身短褲
他們依舊把目光放在
別人的身體上

這是為什麼呢？

這個夏天太熱了
我建議每個女人穿上裙子
最好這時有風吹過
她們確實需要把裙子撩起來
一邊咬著冰淇淋
一邊把腿交給狗日的太陽

牙科醫生

那個糟老頭是個牙醫
幾乎沒什麼值得他們懷疑的
他穿著白大褂，戴著老花鏡
連牙齒都光了
這只能加深我們的印象
更加相信徹底拔牙的目的

我們的農業

在1998年的秋天
我們在一大雨過後
頌歌自個兒的水稻和小麥
人民的偉大
而嘲笑上帝的笨

我面對農業裡的
一群牲畜
而淚流滿面
我們的農業
在傷痛的豐收中
分娩

我注意到
我們的一群豬
它們的肥
走過別人眼裡的村莊

走過新聞聯播的鏡頭
我還知道我們家園
就是這樣開始重建的
此刻，我想像著
而它無端地臃腫
在十月這樣的節日裡

■朵漁

1973年生。

只有一個人走在走

如果說火車在走 他就是在往後飛
他緊走幾步 連綿的沙丘就會緊緊跟
上

在騰格里的邊緣 一個人沿著鐵軌
特牛逼地走著 一火車的人都在看他
他彷彿根本沒看見 沿軌道傳來的震
顫

巨大的轟鳴飛逝之後
他將重新陷入安靜的步行
當一個人在孤獨中走得如此之深
我不知道他還能不能找回他自己

殺死一只鴨子

一個人打著肥膩的飽嗝
去埋葬發黑的骨頭
在胡同的盡頭 被另一個
沾滿羽毛的男子 揪住了
細長的脖子

最早的早晨

一只羊

桉樹葉上灑滿了碎金
牛乳纏繞在腰間，這個時間
安靜得好像有些預兆
這是最早的一個早晨

一邊呼吸，一邊喝檸檬汁
因為最早，它區別於我過去的生
活
因為最早，它就像在夢中
它是活著的
取代了昨夜的一場混亂

空椅子

病房的那把白椅子
入冬以來就屬於他
前天他出去後 就一直沒有回來
直到現在 病友們的目光
一落到椅子上 就匆匆收住
各自的話題

那些天，紅色的液體
一直都在暗中
給他做著提示
春天已經很近了
他坐一會兒 就出去曬曬太陽
曾有人在陽光下
聽到他的自言自語：
一定要 活著出去

■劉川

1975年生。

它髒，發出惡臭
身上粘滿羊糞、蒼耳籽和柴禾梗
雪粒在它背上融化後
又結成了灰暗的冰塊——
在牲口棚，幾天來它一直跪著
不動一下。
我提著燈，目睹它持續的衰敗
頹唐的老境
目光裡的憂傷與寧靜。
我大聲喝斥這畜生
用腳踢它
讓它站起來運動
否則會被凍成雕塑
它徒勞地努力
叫聲淒惻而綿長
穿過整溜牲口棚
蕩到外面飄著雪花的天宇。
我舉高了燈，它緊緊地跪在
它自己的陰影裡，那幾乎是它
僅有的歸宿。
它鬆弛、軟沓沓的乳房
像灰色的橡皮手套一樣耷拉下來
也粘著糞便。
它生著重病
還受傷，幾天前下山時
摔破了前腿，流了
不少血。我用布條纏好那傷口
裡邊夾了一根木板。
它太老了
受著時間的煎熬。
它豎起的耳朵在聽什麼召喚嗎？
它前邊的食槽裡，我用乾草

拌的豆子、玉米渣、葵花餅
它一口也沒動，只是
磨它的牙，那些磨舊了的石頭。
它漠然地等待著什麼？
我的燈畢剝地爆出燈花
眼前一陣閃亮一陣灰暗。
燈油已經燃盡，在燈熄之前
我到廚房去了片刻，回來就殺了
它；
之後把食槽端到
另一只小羊那裡去了。

剩下的生活

自從祖父去世之後
祖母就不怎麼
出房間了。

獨居的老太太沒有什麼
特別愛好
也從不參加健身操或者

老年舞蹈隊
黃昏的公園裡絕對
找不到她；

她從不摸紙牌
她總是把房門和窗戶
關嚴。

我知道她是怎麼
過她的日子的，她乾癯、有毅
力：
她總是手持一把大拍子，

拍著蒼蠅
拍著蒼蠅
拍著蒼蠅。

青 魚

我拿著
報紙裹著的青魚
回家。

因為臘月
報紙凍在魚身上。
像一截木棒。

很硬，有份量
可以用來擊打，
我捏緊這斧子把。

向鄰居打個招呼
他正往門前鋪沙
我心裡核計著薑和蔥花。

進到屋裡
青魚開始滲透
報紙。

腥味開始
滲透
空氣。

剝下報紙
完整的一條
青魚，幾乎未受傷害。

在廚房水盆裡

15分鐘，我找來剪刀時
它正游動。

我望著我的木棒
我報紙裡藏匿的工具
如果我再把它拎到外面去。

一個雪天

隆冬裡，
我看到一個
曾被其繼父虐待的孩子，
光著腳丫，走在雪地上
抱回一只凍僵的狗崽。

祖父的小房間

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
牆壁燈泡釘子手杖魚桿盤子洋鐵皮桶牆壁
牆壁青霉素暖瓶電視機夾克輪胎貓咪牆壁
牆壁鐘鐵架子床臉盆拖鞋舊相冊鳥籠牆壁
牆壁榮譽獎章毛巾襪子貓飯碟蒼蠅拍牆壁
門安眠藥放大鏡祖父近視眼鏡剃須刀牆壁
牆壁蒼蠅手電筒錘子掃帚紅木箱梳子牆壁
牆壁衣櫃鏡子水壺痰桶救心丹水龍頭牆壁
牆壁帽子收音機助聽器碗鉗子平底鍋牆壁
牆壁報夾花瓶鏟子長柄斧折疊梯布鞋牆壁
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牆壁

■ 王琪

1973年生。

傍 晚

傍晚的公路上人影稀少

愈來愈濃的天色壓過德令哈郊外
從戈壁農場歸來時
眼睛在遠處亮著
讓我忠實于憂鬱覆蓋的黑色背景

情緒與風形成對抗的力
一個人的腳步豈止是風景
通向鄉村的橋欄邊
孤獨是那樣親切或完整
他充實了一個接近秋天的想像

德令哈高大的建築模糊起來
冷冷的光射向四方
季風改變著內心的脆弱
傍晚的落腳點，恰好
燃起一位詩人不滅的火種
布滿星星的夢中

一些離家的人衣衫不整
流浪或許要在夜行的火車上開始
往前走，就是格爾木的八月
城市的輪廓幾近淹沒
逃離荒野的幾棵白楊
又怎能說出傍晚的涵義

絕 唱

——致昌耀

最後的河流向青藏高原
鱗片般的陽光灑滿湖泊
憂鬱的神父呵，從夢境中醒來
你種植的新墾地一片茂盛
詩酒醇香，卻無人對飲

阿力克雪原的大風今夜安息

西寧街頭再沒有你步履匆匆
那個孤獨的身影他逝了
血肉之軀跟隨夕陽沉落
而暗紅的理想躍出靈樞
像十足的精神囚徒所致

你無法一如期待中的那樣
命運之書亦難以抗拒
打開的傷痕成一片記憶的廢墟
祁連以北四野蒼茫
飛雪的心靈卻什麼也沒有發生

你經歷了愛情經歷了詩
完成了一步行動的情書
流放的二十年間
你把苦難一次次推向極致
飽滿的抒情于季節的崢嶸

一十一枝紅玫瑰依舊盛開
天使般的聲音越過山川
如果感傷的春天不曾來臨
你還將受誰的呵護
從湘西唱到藏地唱到永遠

■ 蟲兒

1974年生。

孤獨的心靈

省城
我，走在大街上。行色匆匆的臉
孔
不斷閃過，一把把太陽傘
一頂頂遮陽帽，五顏六色的披肩

不斷閃過。誰，都不去理會
從六百里外的鄉村，來到這裡
被省城的太陽，粗暴地強奸的
那一個衣服濕透的年輕人……
我，默默地走著
走在陌生的、無援的大街上
在一片樹蔭下，我，喘著氣
悄悄打撈，一顆被汗水
淹沒泡脆的孤獨的心靈

3元快餐

四塊小肉片，五根青菜，一碟
飯
半碗青瓜湯，3元一份的快餐
就這樣，天天跑進我的胃
我不知道，我的胃還能撐多久
它有時低語，有時嚎叫
像往常外出一樣
離家越遠，它鬧得越凶
它常常強迫著我
去想妻子、想兒子、想家……

我的胃，一直鬧個不停
讓我不知如何是好
這次到省城來求學鍍金
不但未見增加金的重量
相反，體重降了三斤
每每到了傍晚，我的胃
還讓我展開想像——
四歲半的兒子坐在家的門口
異樣地端詳，他歸來的爸爸
而我，不知怎樣去向妻子
作出解釋。哎，這3元的快餐

■ 宋非

梵 高

穿過了三天三夜的鄉村小路
你成了世界的承受者
看遍了世紀的開始和結束
你雙眼都是淚水

一切都在沉淪
意義本身只在歌唱著無意義
你只能吶喊和掙扎
為了懸垂在天空和
埋藏在起伏無定山巒下的孤魂
你的心永遠駐留在黑暗的中心

你認定在無盡的時間背後
總是愛和空虛的盡頭

你是金黃色的火焰
被囚禁在向日葵的花瓣上
以絕對零度的形式燃燒

旋轉和上升的光芒
這變化之中最詭異的形式
是你生命的唯一的激情
你所釋放的是藍色的虛無
是渡過千萬次劫難之後
還不能解開的唯一困惑

2001年寄自加拿大

■ 雷默

你好，英特網

1

現在，周圍一片漆黑

機器在轟鳴嗎？

汽車在吼叫嗎？

不，我聽見“貓”在鳴叫

甜蜜的呢喃，竊竊私語

太陽正照在另一半地球

海水拍打著香謝利大街

可在這裡，多少人睜著眼睛

頭懸樑？錐刺骨？

搜狐？獵鷹？

尋找什麼？

Sex、東京的妓女廣告

小說、散文、美麗的橄欖樹

新聞？

他媽的，中國人0：1輸給了韓國人

這就是比特時代

數字化 二進制、0和1，

簡單的秩序和邏輯？

他們說，比特給我們帶來了精彩

生活變得更豐富

只是這一刻 我更孤獨

無聊地走進了聊天室

與一個比特的的女人

打情罵俏 我知道一切都不會發生

那一切已經發生的

正在發生的 可能發生的

只在昏暗的街巷 廣場

在白宮 克林頓與萊溫斯基

把美麗的臉龐貼到網上，

化身無數

醜一點，沒關係

可以將她美化，

他們鼓勵你說

你也會成為明星的。

想當作家，沒問題，

只要你肯寫，會編點

花邊新聞，你當然可以把它們

放到網上去，在午夜

寂寞的空氣中

體味一個網上作家的快樂。

什麼，你想在家購物？

買盒香菸？避孕套？麵包？

好，這裡什麼都有，

真正的百貨商店。

什麼？還要一克白粉？

一個性伙伴，然後

訂購半個月後的機票，

飛往曼谷？

為什麼要飛往曼谷？

網絡不是世界一家嗎？

難道我們不可以網上通緝？

天羅地網，你懂麼？

2

只是我一手握著鼠標，

一手捏著菸卷

像父親一手扶著鋤頭

一手捏著菸卷

父親說他的腰有些疼痛

每逢陰天疼得更厲害

我說我的背有些彎曲

每到午夜像個蝦子

縱橫交錯的土地上

父親移動著，像個棋子

日出日落

英特網，一片神秘的土地

我們開墾著，像只螞蟻

日落日

卡夫卡說 資本主義太可惡

人變蟲是可悲的

英特爾說

偉大的奔騰III處理器

讓我們一起變網蟲

是作繭自縛

還是鳳凰涅槃？

是畫地為牢

還是結廬為舍？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音

3

2000年前，秦始皇修築了長城

用它抵禦侵略

那邊是蒙古、匈奴、滿洲里、蘇聯、俄羅斯

這邊是秦、漢，是唐宋元明清

風從那邊吹來，又吹過去

圓圓的月亮，懸掛中間

兩千年來，多少人攀援，

企圖越過，長城

塌了修，修了塌

磚頭瓦礫，多少煙飛灰滅

(今天，一切都已倒塌
長城失去了它的光輝
一面是廢墟，一面是文化遺產
比特正在在它擊穿)

侵略，已經變得毫無意義
更像一場童年的遊戲
我們玩著戰爭
大炮、飛機，從帝國代到三國演義

我們歡呼著，我們雀躍
世界公民，英特網的主人
新世紀萬歲，
英特網，我愛你！

4

只是語言在消失，
每天以兩至三種的速度
空谷回音，馬去聲稀
只有風，依然傳遞著古老訊息

愛斯基摩人戴著帽子
口吐白氣，開始用英語
打招呼，How do you do good morning
你好，早上好！

我也學著用英文與你聊天，
學著在文章中加入英文符號
只是我喜歡把Email寫成伊妹兒
把Windows寫成“暈倒死”

小林從網上回來，
對我說：“雷默，中文可以把你卸了”
讓你作“雨田黑犬”
而在英文裡，你到底是誰？

5

我說電腦、英特網

你是嗎啡，我是吸毒者
我的心隨你馳騁
軀體留在椅子上

他們說 你是高速公路
呸！公路能延伸到美國？
飛機夠快了
從北京到紐約要幾天呢

我說你是孫悟空
是觀音菩薩、二郎神
不！你比他們還神
不須騰雲駕霧
我就見到了北美的聶建雲

誰說我是網蟲？
呸！你才是蟲呢
難道你沒讀過《變形記》？
我叫網人

誰說原子時代已經終結？
呸！你才終結呢
原子有核和核外電子
青菜和麵包，森林和大海

什麼叫數字生存？
睡覺？吃飯？性交？
什麼叫電子商務？
毒品交易？軍火買賣？

6

網
魚網：用來打魚的網
鳥網：用來捕鳥的網
蜘蛛網：蜘蛛用來捕捉昆蟲的網
英特網：捕捉什麼？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抓住了嗎？貪污犯
強奸犯，賣國賊
把自己數碼化，逃越國界吧

八月在薄霧中發芽
混合著腐爛 蛻變
蛙鳴陣陣 稻子熟了

什麼聲音奔突著 呼嘯而來
什麼星辰靠近你
一掠而過？

玉米正在開花
烈日當空 草色新
一把鋤頭

鋼鐵正在開花
爐火熊熊 映臉龐
一把錘子

大腦正在開花
北斗闌干 南斗斜
貓和老鼠

晨起的人兒
見到了矢車菊

7

午夜，我和一個叫“黛墨”的人
在“廊橋遺夢”裡聊著詩
我說詩是人類精神的化石
她說詩，大地上的藍寶石

我們開始對詩
開始像古人那樣唱和
“依窗听秋雨”
“送目楚山孤”

“77”也來了
她感到了驚訝，
我說，詩無處不在啊
那些些雜誌老讓我寫網戀，見鬼

於是，77進來了
說讀過海子，喜歡李賀
三個人，三個另類
開始了另類的網路生活

“別裝浪漫了，
睡覺去吧”突然間
兩只蝗蟲飛了進來
吃掉了比特時代的可憐詩意

8
我以一個過客的身份
開始在新浪聊天室即興寫詩
像一個醉酒的人說著胡話
誰知句句都是箴言？

一個女性的名字答腔了
你好，你在寫詩啊
我想學，有竅門嗎？
我說你好，生孩子有有竅門嗎？

一切繼續著，像通常見到的酒店那樣
人們吃著，聊著
而我，像一個門外的瘋子
不時吼叫一聲，
新郎，新浪，性浪！

手指的敲擊變成文字
多麼可愛，0和1，
兩個性符號
弗洛伊德這古董，里比多誰懂？

■夜林

瞎子和閃電

1
暴雨之前
電閃雷鳴
沒有風
一個瞎子
站在路口
烏雲壓到了
他的帽檐
他在傾聽
雷雨之前的閃電
他在低語
閃電到來的瞬間
這世界才是最亮的

此刻
他是內心最安靜的人

2
一個瞎子說
在閃電到來之際
他才能看清世界

天空是全瞎的
睜著地球大的眼睛
在閃電到來之際
也看不清一個瞎子
只有雷聲在喊
“瞎——了——啊——”

此刻我從容的雙手

正解著腰帶
用一泡尿
迎接電閃雷鳴

我的天空
是身體裡射出的一條閃電
流到了地溝裡
不是瞎子也看不見

3
有人敲門
一個瞎子向我要水喝
他在喝水時說
閃電都熔進水裡了
他走時又說
這多像我年輕時說的
一句鬼話

我望著窗外
已經晴朗的天空
像瞎子嘴裡
僅有的一顆白牙
我想要不是下雨
今天就不會遇到
這個瞎鬼了
這真是個瞎子
眼瞎嘴也瞎

2001年寄自大連

■ 秀陶

曇日之歌

禮拜一，好一個太陽心不在焉的大陰天。陰天最好是用來寫那種抑鬱的叫人傷感且掉淚的那樣的悲歌。然而我不會抒那種情，這淚今天無法掉。不過既然是個好陰天，就讓她躺在右邊好了

但是今天阿富汗不陰，阿富汗今天沒有一塊路過的雲霧遮擋住他們的太陽，只有厚密的衣衫遮擋住他們的女人，所以炸彈照扔。塔利班，塔利奔，塔利邦塔利繃都躲進山洞去，情很難抒了

陰也好晴也好，抒不抒情都好，唯有那些一不小心便冒出芽來的那種無聊最不好。然而你又不能不讓它冒。於是我便在小室內轉圈子，揮雙臂在空中畫弧。一匹老獸畫他頑固的肩週炎。一邊轉一邊唸唸有詞，不是怨艾也不是禱告，有誰會唸塔利班塔利奔塔利邦……來禱告呢

究實陰天大不了也不過是一段不怎麼輝煌的慢板，被安插在一支生動的大曲中；它當然不是火大油多的爆炒，它更近似文火慢燉，細細地熬，熬它那灰白的清湯；或者它就像你偶而自書頁中抬頭，卻見她正注目遠方，那瞬間她凝神的茫然，不就是個沒有太陽的天空麼

“陰天不可以是必然的抑鬱，可以是不必抒情，抒了情也未嘗不可，無情可抒也大不必計較”我舒紙寫出大致如上的幾行。看看之後便斷然地撕作兩半，重疊，再撕，再重……最後我揚手向上一拋，仰頭觀賞那一群白白的具體的無聊紛紛地飄落在書檯上、地毯上、茶杯裡……

2001年10月L. A. 反恐戰爭中

■ 黃奇峰

橋

今晚我又走過這座石橋。黑森森的夜裡，這道白色的石橋，懸浮在這寬闊的河上，像一具懸棺。

還記得嗎？那年月日，我們偷偷地攜手，在月色迷朦下，過橋。更無人靜，到處是黑漆漆、陰森森的一片。您倚著我的肩，說：“好冷！”真的很多時，我也覺得這樣的繼續下去——在黑暗中渡河，是見不到光明的。

夜總是這樣的短。橋是這樣地銜接著兩端，而兩端都是燈火早已熄滅，沉睡的屋宇。我們卻心有顧忌，總是在天未亮之前就各自回去了。我們心裡都明白清楚，這樣是看不到明天的。

終於，在一個雷電交加的晚上，那一道白橋被洪水沖掉了。滾滾的黃洪水，傾盆瀉下的雨水，一條道德的洪流。橋兩邊有兩間屋子，窗上有燈火在閃閃爍爍的照著，影影綽綽的人移動著，和著響徹夜宵孩子哭叫聲。

這樣懸棺似的橋，洪水過後的陰影，以後我們就再也沒在晚上渡橋了，那記憶中的橋卻沒有在歲月中流逝。

幾十年後的今晚，我獨自走在這道橋上，我覺得橋很長，夜更長，而且很冷，很淒冷，因為這道橋無論從外形或在我心裡，都像一具懸棺。

■遠方

越 冬

一切欣欣向榮
如果曾經的話
所有的睥睨得意
如果確實有過的話
所有的貧病尷尬
失戀失意失望
如果不曾挫敗
不曾摧毀你的話
都已成了過眼雲煙
成了美好的記憶
站在季節邊緣
面對哲思的重鎮
面對再生的煉獄
調節情緒
調整姿態
調和愛恨情仇
準備 穿越
我希望
其實也無所謂希望
在寂寞單調乾冷的
另一頭
有人 不
有我自己
歡天喜地的接應

藝術境界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原是初級的層次
可一夜之間
我的藝術修養
竟有如此之長進
山不成山
水也不成為水
外行人連呼
大煞風景
大煞風景
說什麼揚眉吐氣
如果連眉都揚不得
吐氣豈不成了洩氣嘆息
真是些凡人俗見
不過我倒是
急切想攀上藝術的
另一更高層次
放聲呼喊——
還我城廓
還我山水

小記：今年六月初，本人患了面神經麻痺症，眉不能眨，眼不能閉，眼皮耷拉，嘴角歪斜，漏水洩水……慘不忍睹。

《夢的光碟》序

這是我大半生
夢的寫真集
第一次參展
其中 有生命的
宮廷政變
有生活的五胡十六國
有荒誕不經的小品
有空洞乏味的長篇議論
有局部的細膩描寫
有朦朧如詩的即興抒情
可惜大多是黑白片
彩色的極少
祇有那幾幅性幻想
和參歡喜佛
色彩明艷撩人
層次豐富煽情
不過光碟的這一部份
祇能在白天欣賞
晚上不宜
是為序

■ 臧棣

愛情植物

不像。不像。但露水的拇指
的確正向下按著
我綠色的胸脯。我的背部
是幾只蝶蛹的菜園。

鳥鳴傳來，那清脆的發條
把更多的青草喚醒，
并磨成我們只能認出
卻不知道如何使用的針。

枝杈間，黝黑的巢
像一個已經消失了的理想國
留下的皇冠。生機啊，
你注定沒有別的替身。

石頭的啤酒肚上，
黑螞蟻的鬆緊帶正提著
蔭影的襯裙。我也學會了
如何把我的手絹遞給風。

陽光的小刻刀
繼續著月光沒有完成的工作，
在我舒展的身上文著
稍稍帶點色情的圖案。

而晚些時辰，兩只蜻蜓
將它們的項鏈放在
我的小行軍床上。它們在飛行中
做我們想做而無法做到的事情。

夏天最小的屏風
究竟在哪裡？我聽見

她的目光是木然的，
她的臉上充滿了皺紋。
巴士上擠滿了乘客，
到處是說笑的聲音。
她唯一的伴侶，
是一隻跛腳的小鳥，
棲止在她的肩頭。
時而“啾”的叫一聲，
像是對生命感到滿足。
不須要牢籠，
她的肩膀就是最溫暖的天地。
在她的臂彎中有一個紙盒，
中間盛著小鳥的玩具；
有一個玩具熊和別的小玩意，
這都是她孩子們玩過的東西。
孩子們如今羽毛豐滿，離開了家；
已好久沒有音訊了。
她和每一個上車的人說話。
初初人們以為她很友善，
後來又懷疑她是否正常，
開始下意識的逃避她，
只有這隻跛腳的小鳥，
很適意的棲止在她的肩頭；
“啾，啾”絮語，
完全忽視她的寶貝玩具熊。

2001年寄自加拿大

兩個在美術館裡約會的人這樣問。
我不認為他們是見過我後才這樣說的。

我仰面躺著，像一個被擰下的瓶蓋，
而瓶子裡的藥片已被吃光。
我也可以更簡單：自始至終
我是你身上的葉子。

1999·5北京

■海上

環球上的洞

颱風登陸時 樹的初夜權
正擋住了街道……它死了？
它還沒完全死盡 葉子仍在呼吸

我繞道踽行 匆匆一瞥
(這個情景在夢中重複出現)
颱風將整個城市橫掃了一遍後
從蛇口口岸逃去……
那天我追到海角 在天涯發現
山崗上的亂雲

死去的榕樹運出了城市
它讓我想起轟轟烈烈的愛慾
猛烈的擁吻會斷送性命
初夜的權力
甚至是掠奪或犧牲
的最後抉擇。一棵榕樹

風風雨雨的幾十年
它的殘絮仍在道路的地底下

我在蛇口徘徊時
看見許許多多年輕的榕樹
它們還沒有死亡的意識
對於波滔 它們視而不見
航班還未恢復
我的彼岸不可企及
(現在我知道夢境是怎麼回事了)

譬如今夜 我會在亂雲中
嘶喊和掙扎
雖然此刻我竭力保持平靜

■五月

生

生以
找尋靈魂的包衣

它遺落在母親的子宮裡
隨著陣痛
蕩漾成羞澀的淚滴

自那一聲
划破混濁的天地
從此停不了
尋覓復尋覓

2001年寄自香港

而內心一隅
聚集著瘋狂的心事
我甚至於不敢靠近海
因為我被縱身一跳的慾望蟄伏著

這個環球上有一個洞
它在窺伺我 和我的生靈
“死亡”，只是人間淺俗的定義而已
實際上有一個洞在吸引我們

這個洞離我們很近
它給人間提供風雨

2001年7月20日於深圳

匆匆地我走了
像我忙忙的來

難捨高遠的蒼穹
有多少縹緲的秘密
閃落黑色的眼瞳
那聖潔的蔚藍
淨浴了心靈的天空
夜闌星光燈影相伴
走進寂寞的夢
一同守候春風

難捨洛磯山太陽嫣紅
風雪中人活出特有的暖融
山城月色一次次的醉
情思才這般濃

還有山鷹振翅的靈感
雪花飄飛的清純
落霞躁動的晚晴
和星星留下的幻夢
溶入了血脈
搏動

真情釀的酒醇
回贈那篝火熊熊
焰火也舔一口香啣
洒飄淚花點點濃
異國他鄉
血水情重

揮手 回眸
一方魂繫的藍天
一份翰墨情緣
化不開又放不下
讓我帶走吧
打進背囊
載作詩行

■鍾麗新

丹佛的藍天

■ 世中人
水聲瀰漫
將六月淹死在自來水龍頭裡

瀰漫

可怕的歌聲
彎曲著身體
鑽入一具熟睡的肉體

太陽烤糊了房頂
天！
雙手烤糊了慾望
鐘錶燃起大火
死亡跳著歡快的舞蹈

門打開
又被風隨手關閉
信心終於坍塌
如雞蛋殼般脆弱

從鼻孔開始
心跳聲四處瀰漫

昏黃的燈光在體內照亮
夜晚從此通體透明

小小子坐門墩兒
螢火蟲提著謊言看守夏天

苦海無邊
回頭看看
美麗的少女拄著拐棍

說吧
舌頭

燭火掐滅了
灰燼堆高了
眼睛關閉了
心跳沉默了

一生啊
嬰兒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蛙泳 蝶泳 仰泳 ……
看不到岸

2001年5月26日北京

■ 向雋

一本書寄來

我打開書 誰
和我在一起薄薄地寫詩
如果不是因為一個朋友
如果不是因為一場煩惱
朋友來了 我們中途下車
被一塊廣告牌指引
走了大約兩站地多一點 超市
在一條街巷深處 欺騙
都忘在一場酒裡了 超市
並不是什麼都有 你不可能
買到你所要的 有的人並沒來
書已進行到第3個理解課

苦海

版畫展

用一幅畫表達 刀刻出來
木板在說靜靜的黎明
有兩種方式 聲音從各種樂器中
發出的音效 要求
和一個人的情緒有關 另一種
聲音 從一些文字中出逃
他們害怕表現聲音
只是書寫本身 還有叫做
詩的那部份 一個字和另一個字
別傷害他們 就像刀的劃痕
在肌膚上 在女孩的眼神裡
在老人的傷口上 又說多了

2001年寄自北京

我把蘋果挖成一段
芳香的管子
畫畫的看了也許高興
不過我可不是光為了欣賞

這是沒有月亮的晚上
對於熟得正好的男人在蘋果的身體裡
他把他的能量釋放

要是發財，我將回家
頭也不回

我的老情人，一個熟得正好的女人
日子可一點也不比我輕鬆

她讓我想起隔壁的一位

長長的頭髮，怪怪的眼神
不知她怎樣跟自己搏鬥
在床上，收割怎樣的鬱悶和滿足

有那麼一刻我總在胡思亂想
想我們一起時的幸福時光
一直想到多年前
我離家出走的英勇舉動

彷彿這裡真是個天堂
我他媽的會混出個名堂
所以拿定主意在這裡生根
把楊樹的根扎在水泥地上

可我只是把蘋果挖成了漂亮的形狀
好像她就是我的新娘
喜歡受傷的新娘
揣在兜裡可以隨便帶走的新娘

2001年4月14日北京

■ 劉波

外出打工者之夜

■許福吉

瞬間既詩

一、月光影

我在夢圓時分
驚見月光倒掛成影
聽到浪聲
靜靜拍打熟睡的暗礁

山濤依舊
水聲空響
寂寞沙洲
光影獨自徘徊

月光仍是千年的月光
海浪依舊萬年的海浪
只是血肉之軀的人啊
仍在忙盲茫的空間中
為功名利祿捨命追逐
一如嫵媚的波光
亦步亦趨追逐
瞬刻即逝的浪花

二、啄花鳥

雨後重訪枝頭
葉間水滴
是饑渴的唾液
因不小心
飛逝的啄花鳥
把花的秘密
泄漏出去

三、彩虹

我化成一道七色橋
雨後
輕越山門

橫跨江水

才見證
仁山有情，所以連綿
智水有義，所以深沉

山綿延成峻嶺
水激蕩成波濤
或靜或動
山的堅
水的柔

山的嫵媚
水的洶湧
在群樹
在飛鳥
在沙石
在游魚
在大自然的交織下
愈發光彩

而我這道偶現的彩虹
受不了山光水色的誘惑
縱使此生虛幻
也要用短暫的旅程
去尋找人生的
絢爛

四、雪崩

牽念的雪，相約
從加拿大洛磯山脈來
雪山迸裂
湖水融解
大地與天空

■秦人 愛情的日曆上

日子從頭到腳都是新的
愛情這枚小小的太陽
照亮生活
照亮記憶

夢的天空 陷于
愛的羅網
愛的手掌

溫柔流在心的河床
情人的小舟輕輕划過夢境
紫羅蘭的純情
使陽光為之死去活來

徜徉在時間的長街上
數著站牌尋找自己的家
身披愛的綠葉
嚼咀生活的春天

2001年寄自星加坡

只讓位給藍與白
所有色彩
都走進了寒冬

冷的世界裡
沒有熙熙攘攘
沒有繽紛嘈雜
除了安閑與寧靜
大地添加了一份
自在平和

此刻的陽光
多麼暖和
天上悠閑的流雲
也開始羨慕
潺潺向前流去的

■張子清

建國門內街頭花園即景

——贈逢振和成玲

一
晚霞裡，應著鼓點的大媽大嫂，
手舞彩扇，扭起靈活的身姿，
既像秧歌舞，又像迪斯科，
鼓聲陣陣急，笑容漸漸多。

二
草坪如碧，玫瑰放香。
月明星稀的天空裡，
怎麼忽地出現了這麼多星星，
紅的鮮紅，黃的橙黃？
哦，有幾個首都市民，
坐在草地上悠悠地放著風箏。

王府井步行街漫步

寬寬的街道洒滿了冬日的陽光，
四周幽靜得聽見風刮樹葉的聲音。
幾輛特製的農用板車停在街邊，
栽滿一盆盆花草和一片田園風光。
外國人和中國人走在無灰塵的街上，
是那樣的閒適，那樣的舒暢。

新東安市場傳統的手推磨磨著芝麻糊，
老茶館裡一面聽京戲一面吃大碗茶。
氣派十足夠的洋式的Mall裡，
任你挑選巴黎最時髦的衣裳。
我走遍過歐美各國的首都和大都會，
我敢说——
如今北京完全能同它們比肩和較量。

■塞遙

理髮

刀鋒過處
一陣冰涼

我從反光鏡裡窺見
地球
完好無缺
沒留下一道傷疤

2001年10月於紐約

寶寶呀寶寶

——給五個月大的外孫萌萌和茗

茗

笑是帶晨露的花苞
手指像粉嫩的豆芽。
寶寶呀寶寶，
你頓使我怒放心花。

你張口呀呀地要講什麼？
你定睛看我，在想什麼？
寶寶呀寶寶，
你平添了我一份牽掛。

寶寶呀寶寶，
外公是上個世紀的古董，
哪裡能明白
你這新世紀新人說的話？

■熊國華

羊 城

在羊城
大街小巷看不到羊群
只有越秀山上的
五只石羊
聞到酒店裡
羊肉煲的气味
看到一些
披著羊皮的人

只有越秀山上的五只石羊
在羊城

都市風景

一朵鮮花
插在牛糞上

一朵鮮花
插在牛糞上

又一朵鮮花
插在牛糞上

很多鮮花
都插在牛糞上

2001年4月5日廣州

■黃金明

一座建築物的坍塌史

我不知道一座建築物毀滅于自身的高度
還是脆弱的基石？斑駁的苔蘚，時光的表皮
填充著磚牆的罅隙。屋頂下的圓柱
吐出生鏽的鐵釘，就像一尾魚吐出身上的尖刺
每一座建築物都是完美的，每一座建築物
最終都會倒塌。每一顆釘子都很尖銳
如今被一場緩慢的風磨損。一顆釘子釋放的黑暗
使四壁看到了彼此的頹敗。一座就要坍塌的建築物
它的裂縫不斷擴大，磚瓦不斷掉落
就像一位遲暮的美人，向世界交出了肉體
但保存著最柔軟的月光，泉水清澈的骨頭
是誰在說，一座建築物的倒塌也變得難以察覺？
它類似一棵大樹緩慢、漫長的衰老？在燈火通明的工地上
一座新建的大樓正在一堆瓦礫上生長。我的骨髓殘留著
出生之前的記憶：一座建築物的陰影，一堆玻璃的碎片。

夜晚的秘密

明月像豹子的眼珠在碎裂。雪在下
大雪可以把黑夜染白，但無法減輕烏鴉
遭受的羞辱。貓頭鷹的預言
使每一棵樹木驚悚、發抖。一個時代的高音喇叭
震聾了推遲發育的春天，一株多嘴的玫瑰
被割掉了舌頭。我像一把鋒利的鶴嘴鋤
挖掘著工業時代的田園詩。這麼多星辰在晃動
這麼多果實在腐爛。拖拉機程亮的車輪
像一匹馬失足于泥濘的雪地。雪在下，我火焰般的歌聲
依然像花苞隱藏于桃樹裸露的乳房之中。長夜漫漫
大魚在冰河中結束了漫遊。

■林子

兩只鳥的發現

一只鳥飛著，一只鳥唱著

飛著得吃野菜
唱著得吃米飯

兩只鳥心中在祈求主人
調換

涮羊肉

一只羊的許多細胞被砍破，凍成片
放進鍋裡

開始沸騰
筷子夾住一塊肉

一只羊復活，盯著我看

一條魚的死亡

沒有看到什麼
是鉤上的一條魚的跳躍，即將死亡

一聲小小的叫喊
一剎那

我一聲不響

2001年寄自北京

前與後

■弗蘭西士·皮卡比亞 作
■秀陶 譯

我有過一個朋友，瑞士佬，名叫漢斯·邦克。他在一萬二千尺以上的秘魯住過。幾年之前他探險去到那裡，為了一個陌生而迷人的印第安女人而喪魂落魄。單戀令他全然地失了心志。一天天地他變得愈來愈消瘦，最後連出房門的氣力也沒有了。一個陪他旅行的秘魯醫生盡其所能地拿他當早發性癡呆症來醫，他自己卻感到這病無論如何是醫不好的。

一天晚上，一陣突發的流行性感冒襲擊了漢斯·邦克養病的這個印第安人的小村子。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例外，全都病倒了。沒有幾天，原來的二百人中的一百七十八個全死了。驚恐中，那個秘魯醫生也跑回利馬去了。……我的朋友也像別的病人一樣，躺在那裡發燒。

本來，每個印第安人都有一兩隻狗的。這些狗很快就毫無選擇地，如果還要活命的話，就只有吃他們的主人了。它們開始撕裂那些屍體。有一隻小跑進了漢斯·邦克的家，嘴中叼著一個印第安女人的頭……他一眼就看出來了，正是他單戀的那個女人的頭。這一下振撼，其強烈的程度，一下子便把他撼回了意識。一下子便醫好了他的發燒同癡呆。他雙手執頭，用他新生出的力氣，玩笑地把頭丟向房間的另一邊，向那狗叫著“揀回來！”一次，兩次……那畜牲也乖乖地盡責用牙咬住鼻子把頭叼回來。

但第三次擲出時，漢斯·邦克用力過猛，頭在牆上撞破了，腦髓跌了出來，他高興地看到那是包括兩片光滑的圓圓的半球，看來無可否認地就像是一對結實的屁股……

譯後：Francis (Martinez de) Picabia (1879-1953) 巴黎之前衛藝術家，古巴裔，係上個世紀初將達達主義介紹到美國之人。

叫

■麻心·七洛弗作 ■秀陶譯

——我不喜歡我們作愛時妳叫的那個聲音。
——什麼聲音？
——當妳快來勁時叫出來的那個聲音。
——你到底是指什麼聲音嘛？
——我形容不出來，跟妳平常的聲音都不一樣。
——你不喜歡？
——很嚇人。
——怎麼會嚇人呢？
——我想是正當我們親熱的時候那聲音太過陌生。
——那一定是我親熱時的叫聲。
——不過聽起來一點也不親熱……聽起來……凶殘。
——我的聲音凶殘？
——是的，凶殘。
——你學給我聽聽看。
——我不會。
——學學看，你還記得是怎樣叫的吧！
——我不好意思學。
——講就好意思，要你學就不好意思？
——對。試一下嘛。
——好吧，妳叫“啣…天啦…呵…嗚嗚…”
——這樣就凶殘麼？
——是有一點。
——我聽起來那時我一定很快樂。
——照我看不像是快樂。
——你要我怎麼叫？
——我也說不出，我只想告訴妳，妳那樣一叫，我就出了，就完事了。
——那不是很好麼？

——好什麼？
——你一聽到那聲音就知道我來勁了嘛。
——不過，要是我還不想完事呢？
——不想完事？兩個人都夠了還不想完事？
——就在妳那樣叫時，要是我還想繼續親妳呢？
——行，你試試看。
——現在就試？
——你以為你既受不了我最脆弱的時候叫出來的聲音，還想要你親我麼？
——我不是說受不了，我只是說那叫聲令人分心。
——也許你應該把我的嘴塞起來。
——那樣妳的叫聲會更糟。
——為什麼更糟？
——妳會叫得又悶又慘，就像被關在汽車尾箱裡一樣。
——這樣講你是寧願聽我叫得凶殘也不想聽我叫得又悶又慘囉？
——對。
——那你愛我愛得真厲害。

譯後：Maxine Chernoff美國當代女詩人，寫詩也寫小說。

鮑安姬(Angela Ball)英詩漢譯

◎鄭建青 譯

JAZZ 爵士

我願知道爵士樂師
全知道的，首先是那支歌，
“再見，豬肉餡餅式男帽。”*

願自己做幾支歌：
再見，黃包車，
再見，檸檬糖，
再見，幽會。

也許做支布魯斯：

如果你愛我，我就給你做一上午
薄煎餅。如果你愛我，
我就給你做一夜薄煎餅。
如果你不愛薄煎餅，
我們就上法式煎餅店。
如果你不愛薄煎餅，
我們就上法式煎餅店。
如果你不愛吃，帥哥，
就別跟我耍。

再一想，我更情願尋支
最別緻的曲子，把它聽個夠。

更願意愛上個人，
每天唸著他的名字，
直到自己散了架。

* “Goodbye Pork Pie Hat”是查爾斯·明戈士(Charles Mingus)為萊

斯特·揚(Lester Young)寫的爵士輓歌。揚常戴一頂餡餅式男帽。

REFLEX 習慣思維

有個男子斷定他會失敗，
會住在廢墟。他想像
他會在人們的腦海
留下美好的風姿。

可人們要想什麼
取決于偶然間

蘋果的耀眼、視野內
矮屋頂的殘瓦、
吹向照相機的沙塵。

難以說明的太多——雨
何就像雨，
光何就是肋骨間的
熱；難以料到的
太多——太遙遠的
或近在眼前的。

很久以前在俄亥俄，我
低頭走著路，
微笑著某個想法，
抬頭卻看見一對夫妻——
一白女人和黑男人，
他問，“你在看
什麼？”我一直好納悶。

Woman in Restaurant

餐館裡的女人

侍者問，“你要挑一個
籃子裡的熱圓麵包嗎？”
她情願是個圓麵包。

昨天她的情人一聲不響
跳下床，
對著電話筒嚷：
“這飯店是不是
不對勁？”
不等她合上眼
掩上臉，
空氣已老去，
還有他的分分秒秒。

一則關於這個世界的新聞報導
說：“月球完蛋了，地球
還沒完蛋。”

這是因為地球
仍然溫暖。

總有一天各大洲
會漂到一塊：
時間季節氣候山巒——
餐館，若還有，
人，若還有——
在一片汪洋之上。

POSSESSION 擁有

安東·契訶夫，那位好大夫，
說，“人一旦被一個念頭
纏住了，拿他就沒治了。”

一位對學生毫不關心的

老師把他的大學文憑嵌在
鍍金框子裡，格外
顯眼。

一位老奶奶把積蓄花在
名牌玩具上：漆得賊亮的小車
在半空懸索上
飛馳。她的孫子瞅了瞅，
便要去外面玩。

一個女孩，披一頭漂亮的
長髮，以最快的速度
穿過幾條街
跑到她女友家。
“我們做愛了！他愛我！
現在我明白這一切
有多美妙了。”

一個冬夜，火光
在壁爐裡閃動。他摟她
入懷；她卻在想著
小蔥的價錢。

有個男人終於買得起
他一直在查價的夾克衫了。
他一下子瞅到了
鬆線頭，可知道自己
沒膽量把它扯掉。

“你怎能譏笑小東西呢？”
一個女人問。“我們的寶寶
去了，我的生命也去了。”
一轉眼，失落感寶貴得甚于
寶寶，甚于任何東西。

三人小詩英譯

◎鄭建青 譯

■Liu Huangtian 劉荒田

a remote lone star
an oil lamp
mother lowers her head sewing

a warm winter noon
the sea waving its long sleeves
slowly and slowly

I shake my head hard-
frosty specks spin into
a sky of autumn stars

sunset
a head that rolls down
a sea of blood flowers

wind
folds itself
on the blue sea

■Tai Ke 台客

in the pigeon shop-
in those small cells
cooing inmates

a new reservoir
in the deep mountains
after earthquake

behind two stone lions
the splendid temple quaked
into a junkyard

■Cheng Wai Ming 鄭煒明

loneliness-
a gecko clings
on the wall

memory-
a cut picture
that binds the two

有個女人愛上了
她辦公室的一個男人。他好像
心煩意亂——肯定
他也這樣想。一天他要
和她私下說句話。
“對不起，這種香水
你老抹的——有點兒
刺鼻。”

孤獨者有許多事要在
大腦裡敘說。

一個願望就是一切，
是對某件幸事的長期支付。
每個人愧對
春天，可春天快結束了。

第四哀歌

生命之樹喲，哦，何時經冬？
我們心不齊。不如候鳥
有志一同。一旦被超越了晚了，
我們就突然強迫自己接受風
落入無情的池塘。
我們同時體悟榮枯。
獅子只要還在哪儿走動，
只要雄姿猶存，就不知什麼是弱。

而我們，全副心思放在事物的一面，
也會覺出另一面的青黃。逆反情緒
由此萌生。情侶難道不是
總游走於彼此的情感邊緣地帶嘛，
互相許諾共享遐邇、狩獵和田園。

可是不厭其勞地為了一個瞬間畫面
竟準備出與願相違的底景，
我們本應把畫面看清；因為外人對我們
看得分明。我們不認識情感的
圖形；只認識構成圖形的輪廓線。

誰守在自己的心幔前不是忐忑不安？
心幔拉開：景緻是離別。
道理不難明了。園是名園，
但搖搖晃晃：然後舞男才來。
可不是他。算啦！舞儘管跳得如此輕快，
他是化了裝的，裝成資產者
穿過他的廚房走進住屋。

我不要這些填了一半的面具，
寧可要木偶。木偶是填滿的。我能

容忍木偶的身體，牽線和
神情逼肖的臉。於今，我正坐在台前。
即使燈火熄滅，即使我
被告知：無可出演——，即使虛無
以灰色氣流從舞台吹來，
即使我的安靜的先輩中無人
再跟我坐在一起，沒有一位女士，連
那個褐色斜眼的男孩 都不在場：
我也耽著。看到底。

難道我說得不對？父親，如果體察一下我的遭遇，
我的命運的令人沮喪的最初澆注，
你就能品出我的生活是多麼苦澀，
在我的成長中，你會一再再品出
並且，以回味那如此不可思議的前景，
印證我的茫然的展望，——
我的父親。自從你去世。
在我的希望中，在我心內，你時常擔憂，
並為我那渺小的命運失去
死者所擁有的平靜，失去
心寂之鄉，難道我說得不對？
你們愛我只有了個小小的開始——我說得不對嗎？
對你們的愛我老是避開，
因為我覺得你們臉上的空間。
在我愛它時已變成世界空間。
那裡面不再有你們……：我興緻勃勃地
在木偶戲台下等，不，
如此全神仰望，因而，最後為了酬答
我的觀看，一定有位
天使出來扮角兒，舉起木偶演。
天使與木偶：這才是一台戲。

於是我們使之永遠分開的形體
通過我們的存在聚到一起。
於是從我們的四季中才產生
全部演變的循環。於是天使藉
我們而表演。且看垂死者，
他們豈能揣摩不出，我們這裡所進行的一切，
如何處處設辭掩飾。一切
都不是表裡如一，哦，童年的時光，
種種形象的背後不僅
是過去而我們的前面並無未來。
我們都成長了，我們不時鞭策自己
快快長大，這半是針對
年華空自老大的人。
然而，在我們的孤獨活動中，
依然是出演千古不演的戲，
我們處於世界與玩具之間的罅隙，
這樣一個地點，從一開始
即為一個純粹的過場而設。

誰向一個小孩示現他的童年真相？誰將
小孩放入星體，把度量
距離的尺子給他擱在手裡？誰用
變硬了的發霉麵包造成孩子的死亡，——或者誰讓
霉麵包堵住圓嘴，就像塞上個漂亮蘋果的核兒？
兇手們是容易識別的。但是還在
生命開始前便如此細膩地嵌入死亡，
徹底的死亡，並且不太呈兇相，
這情形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指里爾克的堂弟埃貢·封·里爾克(1813-80)。他是
詩人一直懷念的兒時玩伴，伯父雅洛斯拉夫(封號為“
呂利肯騎士”)的小兒子，愛德華·斯諾(Edward Snow
的英譯本註作埃貢·封·謝爾(Egon Von Schiele)。

第四哀歌析解

人生真相如何？

生命之樹無時無刻不在經冬。因為我們不能
一直處於適當地位，不是被超越就是晚了，所以對於人類，
花開即是枯萎時（“我們同時體悟榮枯”）。

以“愛情”作窗口最易透視人生。當局者迷的我們
“不認識情感的／圖形，只認識構成圖形的輪廓線”。
世上根本沒有理想伴侶。追求愛情的努力無不換來南轅北轍的效果，
足以毀掉愛情的不穩定性是先天的（“可不厭其勞地為了一個瞬間畫面／
竟準備出與願相違的底景”）。人生的情場。人生雖好（“園是名園”），
可惜是舞台佈景而已（“但搖搖晃晃”），走上舞台的不是如意郎君，
是化了裝的戲子。相愛的畫面轉瞬即逝。人生的一切都只填了一半，
還戴著面具，填滿了的唯一木偶。人半是天使半是木偶（“天使藉我們而表演”）。
。詩的主述者（詩人自己）以坐在台下仰首觀劇的虛擬情境表出他要把人生這場戲看到底的決心，
縱然舞台上一片虛無。

里爾克那沒有童年的痛苦經驗使他深入體察人類命運的悲劇性，
從而形成悲劇人生觀。但他依然對人生充滿熱情，埋在冷灰下的熱情，
無可奈何卻惘惘不甘。他委實把人生看得太透徹。他認為，人生是
“一個純粹的過場”，它不是“玩具”（轉喻“童年”，象徵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
不是“世界”（象徵“永恆”）；既然無法逆轉而做“玩具”，就得爭取成為
“世界”（“我們處於世界與玩具之間的罅隙”）——“木偶”完全變作“天使”。

童年的印象畢竟太強烈了：“被專制的存在”於生命誕臨前便已注定，
這好比給“小孩”吃“霉麵包”，等於拿死亡嵌入生命，不動聲色地斬盡生趣。
“童年”其實是苦澀人生的提早到來，冷酷得如被“放入星體”——
一個非人生的世界。

詩人治療師 ◎嚴力

詩常常用詞組間的碰撞產生既有的文字定義所不能表達的感受，也就是說人類發明了的文字還不能完全表達內心的某些感受。這些碰撞也常常連創作者都為之驚異的效果。有些效果是不確定的確定，也就是說讓讀者因人而異的聯想，確定的是聯想，不確定的是因人而異。比如：“夜裡的世界很靜，可以聽見雄鷓鴣扯女人內褲的聲音”。以鴿子所代表的和平的意向來閱讀和以人性的批判來閱讀，就各有所指，“雄鷓鴣”和“女人”則是詞組的碰撞。再比如：“我在人類的叢林裡獵取了一頭名叫孤獨的野獸，我不相信它的皮因為孤獨而不保暖。”其中“獵取”、“孤獨”、“皮”、“保暖”則是詞組的碰撞。另外，“他堅定地認為，自己在享受兩封來信之間的那段時間”，“在粉刺們借宿於她臉上的那段時間裡，她多麼想辭退這些亂倒垃圾的房客”，“當滿城的雨傘都打開其哭泣的內心時，我感到政治學上的濕度”，詩在表達上的享受提升了做人的樂趣，它的批判性、準確性和幽默感是人體輸出能量的最佳形式。對創作者來講，積壓在內心的東西運到體外去了，為什麼我要從這個頗有醫學的角度來講呢？請看下面兩個有關的報導。

“心理問題能用哲學來治療嗎？全美心理學學會主席坎特在回答《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我從不相信哲學能處理心理健康那樣複雜微妙的事情。但是全美實用哲學學會主席馬里諾夫則說：許許多多的個人問題，不管是心理的，還是倫理的，都不一定非要到心理學或精神分析學領域去找解決的方法。這個學會正在制定一套標準，通過考核的哲學家就能獲得哲學治療師的正式營業執照。紐約州政府也在考慮立法把這一行列入合法職業。在歐洲，對哲學治療能力感興趣的人也越來越多。有一個女記者向《快報》週刊介紹說：如果我去心理醫生或精神分析學家那裡，不要說別人，就是

我自己也會覺得自己是個病人，如果是跟哲學家對話那感覺就不同了，我是在完善自我，在追求生命的意義……哲學就是努力找回每個詞的意思，去發現詞裡面到底有些什麼，每個詞都像活的一樣。”

“醫學院的學生在學習時經常承受沉重的壓力，一旦他們無法找到宣洩的途徑，往往釀成悲劇。為了協助學生減壓，加拿大一所大學的醫學院聘請了詩人教導學生寫詩，希望借此減輕他們的讀書壓力。受聘於達蒙豪希大學的詩人唐尼說：我希望鼓勵醫學院的學生和院方職員，以寫詩作為宣洩情緒的方法。唐尼認為投身護理行業的專業人士，每天在工作中都經歷人類諸般的情緒變化，但苦無途徑宣洩積壓下來的情緒。唐尼以往做過醫學界的社工，其後以疾病及治病等題材寫下不少極具可讀性的詩篇。”

我綜合以上的兩個報導以及自己的寫詩歷程，認為哲學治療其實是寫詩治療的一部份，寫詩包括了哲學思維，而且詩更具有文藝性，因此也不會太單調。一直有這麼一種說法：詩人是社會的良心。也說要把看到的不平說出來。而現代社會發達的無孔不入的媒體，扛起了詩人的這一部份責任，它們及時地把許多信息立體地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所以詩人就更加轉化為對自身的、內在的感受進行挖掘和表現。不過詩人作為語言的先鋒和文字的探索則一如既往地承受著其中的樂趣與責任，表達自我的語言藝術在詩人那裡可以說是最徹底的了。我們假設每個人的內心也是一個社會，而讓自己作為自己內心的媒體或良心，把內心的扭曲或者病痛感報導出來之後，就有機會來糾正影響內心的日常行為，而就在這種挖掘內心的同時，對語言的功能會加深認識，對語言的各種各樣的組合就會產生興趣，從而培養起更多的對表達藝術的了解，還可以擴展到同樣是表達內心秩序的音樂和繪畫的領域之中去。

所以說，不遠的將來我們可以看到詩人治療師的行業在社會上出現。

說詩小札

◎黃伯飛

入山求詩

60年代，一個黃面孔的人進到白面孔的圈子裡去學英詩寫作（那時還是黑面孔的人很不吃香的時候），白面孔的人都滿覺得奇怪，而且這個黃面孔的人已經年近四十（那時“披頭歌手”還未出茅蘆，年輕人雖為熱情所鼓動也還讀詩寫詩，可是到了中年還“童心未息”的沒有幾個）。我是這樣的一個中國人，在中國跑遍大江南北來到新大陸一新英倫一個小城落戶，而能抽身走上維蒙州一個山頭“求學”的中國人。中國詩和英文詩相隔雖然沒有十萬八千哩那麼遠，孫悟空一個跟頭還是折不過來。

這是美國詩人羅拔·福士特(Robert Frost)創辦的麵包山房文學寫作坊(Bread Loaf Writers Workshop)，其中分作散文（小說、戲劇……）、詩兩組。班主任是約翰·齊雅弟(John Ciardi)，以翻譯但丁《神曲》成名，負責講詩的有三個人，其中的一個是德得利·費茲(Dudley Fitts，以翻譯古希臘詩成名)，費茲是我的導師，他把我申請入學的作品——大約二十篇左右，在兩週內兩次晤面中一篇一篇地仔細討論過。費茲不大寫詩，我沒讀過他的作品，可是他對詩的批評，卻是個老行道。他擔任“耶魯出版社”每年一度的“年青詩人選”的評定人多年，他對當時的詩風十分留意，所以他的批評有他獨到之處。他對我的詩“另眼相看”，現在回想起來，他是搞希臘古詩的，他對詩的源頭——西方詩的源頭有

散思於詩

◎秦松

深刻的認識和了解，很可能也因此而容易接受另一個文化所產生的文學作品的素質。

有一個早上，我在莊前散步，沒想到他也坐著輪椅出來迎接在左邊山巒爬升的朝陽，我們於是作了一番課外的談話。他問起中國詩，我大略說了一些舊體詩的結構和新體詩的興起，他說：“我倒想聽聽結構這麼謹嚴的舊體詩是怎個讀法。”我於是為他朗誦了朱熹的

半畝池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它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這首詩我是用廣東話朗誦的，所以多少能抓著一些所謂“曼聲吟哦”的韻味，他聽了之後問：“詩裡說的是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我初聽時完全不懂，只是覺得很有韻味，經你說出詩中的內容，我便領會到其中所運用的意象(Imagery)那麼清晰明朗卻含蘊著那麼意味深長的哲思。”

我在麵包山頭（寫作坊的名字取自當地的地名Bread Loaf）住了兩個星期，除了聽課之外（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記不得聽過些什麼了），只是這一次遭遇卻是“入山求詩”中不曾忘記的一段美好的記憶。

“落花水面皆文章”，行雲流水亦或詩。“萬物靜觀皆自得”，情由熱而冷亦得自於“靜”。

六月二〇〇一年日全蝕，新世紀的首日封，落於非洲的黑中之黑，可以入詩。以視覺觀之，也近於吾之畫意。

文明的幼稚，接近藝術的本質。一如原聲原色接近個人的原質。意生意，形變形，色變色，也並非完全的意外。

不計死生含笑而去，忍著淚光的哀痛，此之謂“昇華”乎？

以意象成詩，以名詞形容，以動詞命名。惜墨如金不濫情揮霍，可以成為詩人。

情動於性情之中，飛思於邏輯之外。

情由動生，理為情而死，不明究理，乃有意在言外之意會。

至情至性，不求甚解，放逐情緒，而成藝術的秩序之結構。令情緒而成為情懷。

不為理而議理，不為道而載道。

詩以言志者，人之情懷也。

不為意象而意象，不為音律而音律。不為寫詩而寫詩。

詩之死亡，只有形式與技巧的皮囊，無關於讀者的多少。

詩成於“我”，容許讀者的抱怨。

少見必多怪，是慣常的現象不僅於詩。詩在慣常之外，放逐煽情浮躁深進入靜寂之完成。令靜寂而不空，噪音雜音任由他去耳

。生活的現實或許肢離破碎，作為詩的語言藝術，不能肢離破碎。

。詩不平鋪直敘，也不順理成章。

。雜亂無章肢離破碎，也不成其為詩。讀之傷眼傷神而傷心。

。詩之外的文字語言，是生命的血肉本身。錘煉文字，首先是錘煉生命，把肉體錘煉成精神的文化生命。而有超乎本能的感受與感動。

。詩應當有所感有所見也有所思。要求讀者如何如何？不如求諸在己。詩無罪，讀者又何罪之有？

。寫詩和讀詩，都是寂靜的生命動態，推己及人，一往情深執迷不悟，由我而忘我，何其難得？

。生命的虛榮浮華，外在之誘惑太多，肉體與精神各有生存之姿。樂於精神樂於肉體的“貴族”，各有所樂。是否——

。精神就一定空靈，肉體就一定虛華，好像又不是如此簡單的二分論。不過寫詩總是多於“偏心”的活動。然則，精神的貴族，也不能不享有酒肉之樂。肉體的貴族，也會附庸風雅一番，而且寫詩也不盡然風雅。

。最近，與一位寫詩的老友餐敘，不免要談到詩。他說看不懂一首詩，能看懂兩三句也不錯了。我頗有同感。如果從兩三句中得而連想而追索，當會意味出意在言外的一些什麼。如果說是只有兩三句的小詩，豈不是整首詩全讀懂了。

。詩人與非詩人，相同的孤寂之感，只是對孤寂的體認與解構的不同而已。

2001年六月末在紐約

一個人寫作的經歷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甚至精彩的故事。更簡單地說，每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昨天很近。

我在一個貧困家庭出生，在工礦家屬宿舍區裡長大。除了小學一年級，我的中小學時代是在文革中度過的。從沒想到，有一天我會到美國留學並且定居了十幾年。更沒想到，我居然會在海外用中文開始寫詩。當我的處女作發表在詩刊上時，我已經34歲。再後來，我碰到了一些才華橫溢的詩人，當過網絡詩刊編輯，和著名的北島們在一起舉行詩朗誦會，我才知道：寫詩，不過是生活中可有可無的東西，而寫詩的快樂讓我意識到，個體生命裡的每件事自有它的重要。這是生命的悖論。

於是，當靈感來臨，我繼續寫詩，但並不為此瘋狂。只是偶爾和朋友談起寫詩，我會覺得人生很可笑，很神秘。因為在我所認識和讀到的詩人裡，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三十好幾才開始寫詩的，相反他們當中不少人在這個年紀已停止寫詩了。我相信上帝，他讓我在自己也不可能理解的生命旅程中寫詩，一定有他的道理。

通過寫詩，我的母語中文在英文的世界裡沒有減退，反而有了一些長進。寫詩讓我明白，一個熱愛生命的人，需要激

情、想像、創造力、直覺和神秘色彩的東西。詩的好壞，對我來說絕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因為有了詩意，我對物質世界有了可近可遠的距離，或多或少豐富了我自己的心靈。為了這個緣故，我會寫下去。

通過寫詩和詩人們接觸，讓我懂得了：文字有它自己的世界。我不再僅以文交友，不再讓文字束縛自己。一首好詩之所以出色，很可能是其語言的行雲流水極其自然質樸，是因為其內容已經有了小說的成份，不再被詩人的自我和真實的生活所限制，詩的本身成了可以被觀賞的景物、可以被讀者記住的一種觀念或一個故事。我對自己說，在生活中做事，如果能像寫詩那樣超越自我和現實的限制，那該是一個多麼令我神往的境界。

一晃，好多年過去了，我的生命發生了許多變化。往事歷歷在目。時光是無情的鋒刀和流水。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不寫詩了，正如當初我不知道我會開始寫詩。但是，明天很近，就算我能寫到我的生命消失，也是很快的一段日子。

昨天和明天都很近。不是嗎？

2001年紐約

詩與非詩的討論

◎藍亭

我想，每一位詩人都應該有自己對詩的一定的定義，但是這是無法確立標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審美焦點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任何一個欲想簡單定義詩的想法，是十分不成熟的。

本身探索詩美原則的過程，也是詩人推動詩的原動力。

雖然詩定義是不定的，對反詩美原則，及非詩類作品的剔除卻有極大的天地。下面我談幾點非詩的特徵：

(一)詩是人審美之後的文學作品，所以任何停留在事物表層的，任何認為存在即是美的觀點是錯誤的。比如：

1.發泄，示欲是存在的，但不是美的；

2.政治，政策的動機是社會存在的，但不是詩性的；

3.思想的本原混沌狀態是精神實在的，但不是詩美的範疇。

(二)詩是能被反復欣賞，閱讀的，詩是結構完整的，創作加工的結果。所以，任何盲目的，短暫的任何抒情或敘事的衝動，都是非詩範疇，因為其持續性閱讀的品質的匱乏。比如：

1.任何隨機創作，絕大數都有非詩傾向；

2.任何表達快樂，娛樂，氣憤，和性慾的主題和動機，因為這些感情狀態的非延續性，必然導致無重複閱讀和欣賞的可能。

(三)詩是文學的原狀態，所以，任何過份引經據典的，攙雜過多文明元素的文字，也會在引用

傷花怒放

美國的藍波——詹莫里森

◎劉耀中

的背景之中失控或失重。

1. 構架在哲學和科學，其它非文學名詞之上的文字，常在詩美學價值上顯的空泛；

2. 引用過多他人文學和引語過多，而在詩自身表達內容中失色。

(四) 詩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任何過份強調文字技巧和任何過份強調感性動力的觀點有失偏頗。比如：

1. 只包含創作基于文字張力和穿透力的文字，脫離主體和感性的文字，不是詩，有骨骼只是骷髏；

2. 僅包含個人感情抒發的衝動，沒有任何文字表達的加工和選擇，也是一攤死肉。

草于10/25/2001 費城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美國黑山派詩人奧森的影響不只反映到女詩人丹尼絲的詩作上，也影響了仇恨白人的左派黑人詩人利來·仲斯·巴勒格。

奧森影響披頭派詩人（Beats “垮掉的一代”），他的高速度實用主義曾獲得羅斯福總統的欣賞，而答應要委任他作郵政部長，可惜當羅競選勝後，奧森並沒有得這個職位，使他感到失望而酗酒，自暴自棄起來。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影響了六十年代的搖擺音樂師吉米·詹莫里森。他是“大門”（The Doors）樂隊的頭頭。貓王詩人莫里森乃朋克派詩人的鼻祖，父為美國海軍中將，也曾為加大高材生的逃避軍役和反戰者。越戰時，在砲聲下、戰壕裡的美軍常偷聽“大門”歌曲，以之為精神食糧。

號稱美國藍波的莫里森藝術，就是奧森的詩加上音樂。和奧氏一樣，他是個極不安份的傢伙，拿手好戲是在台上作出一些搖滾不道德的動作，1969年在邁安密州演唱會上脫下褲子被逮捕。美國聯調局有關莫氏的檔案越來越多，其中除了酗酒開車、鬥毆之外，最多的便是色情淫蕩的演出。1970年，莫氏終於被一地方法院以在公共場所使用褻瀆性語言（矢言要殺父戀母提倡蛇神崇拜）和裸露身體被審判，最後被罰款五百元並入獄六個月，“大門”從此一蹶不振。“大門”所推出的單曲〈點燃我的火〉正象徵著它的喪禮。1972年，吉米·莫里森27歲時在巴黎自殺。莫氏給朋克藝術(Punk)留下深刻的印象：電腦朋克提倡色情，他遺下的

幾部詩集出版後，即躍為暢銷書迄今，朋克青年視為經典文學。

搖滾音樂詩是後現代“不道德”文化表現之一，使詩走向死亡。有些樂師塗上黑眼圈，著緊身衣褲，有時還用活蛇纏在身上才登台。被道德份子責為“醜惡祭儀”、“墮落份子的代表”、“畸型搖滾”和“販賣集中營文化”，具有讓我們的子女向仇恨和死亡認同的邪惡企圖。

聯調局的目的是消滅搖滾代表的左派和“不道德”勢力。六十年代，樂團如“傑弗遜飛機”、“大門”、“鮑伯狄倫”等皆被視為革命的先鋒和代表。美國在所謂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矛盾之下，現在把這種淫穢藝術視為熱氣騰騰的色情飲料把之放在“保留區”內作為商品。黑人歌手如邁克·傑克遜和吉米·亨德里斯代表的是野性、粗獷、性感、傷花怒放、無拘無束、放蕩不羈。因為他們是黑人，有黑人社會的支持和保護，使聯邦司法非常棘手。投機的商人並把這些“文化”運到中國換取版權利潤。代表白人文化方面則是溫柔、雅緻、自我約束、歸順安詳來提高美國人的形象，暴力電影則代表一種軍事威脅。

加拿大的文化評論泰斗麥古魯汗曾說過：“USA乃世界的環境區”。海外華人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千萬不能照單全收，我們許多時非常容易接受西方的東西，尤其是詩、音樂和後現代文義。其實“媒介就是訊息”，海外華人也能說“不”，不接受頹廢的藝術及其社會的影響。

詩訊

●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黃美之以台灣政府給她的冤獄補償，以其父母之名成立《德維文學協會》(The Way Literary Association)，並請周策縱、黃伯飛兩位教授指導，伊犁、簡捷擔任顧問。該會目前籌劃出版一北美華文新詩選集，由三位詩人秀陶、心笛、陳銘華擔任編輯委員，現正進行輯選之中。

●日本文學雜誌《火鍋子》今年秋季號已於九月出版，該雜誌內闢《亞洲詩壇》，由旅日詩人田原主編，本期收錄有于堅、韓作榮、楊克、海子、西渡、陳銘華、余怒、沈奇、薛莉、史英等詩人的作品。

●《2000中國新詩年鑒》經於今年七月由廣州出版社出版，由詩人楊克主編。

●繼1998及1999兩年的詩選本發佈，中國遼寧人民出版社於今年二月出版了《中國最佳詩歌2000》，列入太陽島文學年選系列，由詩人陳樹才選編。

●大陸新生代詩人林鳳詩集《碎鏡之花》經於今年六月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有孫玉石和王岳川的序言。

●漢語詩歌資料室啟事：漢語詩歌資料室歡迎捐贈各種詩歌資料，含各地、各時期出版的詩歌報刊，詩集等。本室已經在《詩刊》等刊物開闢專欄介紹各地詩歌報刊並編輯出版《漢詩交流資料》大型詩歌季刊。歡迎投稿，試閱每期12圓，海外8美圓。地址：102444北京市房山區葫蘆伐漢語詩歌資料室。聯繫人：世中人。電話：86-010-60359380。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5.00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2 溫柔 \$5.00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5.00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